

李向民 著

中国艺术品 经营史话

上海书画出版社



目 录

一、敬君、毛延寿：中国艺术市场不幸的揭幕人·····	2
二、六朝的洋画师；顾恺之为瓦棺寺作画捐资；右军父子游戏市场；萧子云停船卖字·····	4
三、萧翼智赚《兰亭》；唐代的“搜访书画使”·····	7
四、李约竭尽家财买得一字；李公拍案而起：“再穷也不能卖字画！”·····	9
五、风雅之物落风尘，妓女卖画打官司；虞监问褚遂良：“智永一字值五万，你的字值这个价吗？”·····	11
六、围城时，字画“贱如土芥”；书画家各有讲究，画价水涨船高·····	12
七、唐太宗下圣谕严禁买卖佛雕；武宗灭佛是假，索铜是真·····	14
八、《清夜游西园图》辗转买卖；维摩诘像终归大内；韩幹为鬼画马，照收润资；活跃的专业画工；柳公权说：“银杯长翅膀了，那就让它飞吧”·····	15
九、宋徽宗派太监去西都搜买字画；“毕骨董”；仁宗重金购下“慈氏菩萨像”·····	18
十、热情的市场与傲慢的画家；大相国寺的画市·····	19
十一、“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赵明诚好古，财力不济；米芾站在船头要投江·····	21
十二、牙侩为古画估价；专卖“村田乐”的画商·····	22
十三、“若将此幅与论价，酬金何啻千千杯”·····	23
十四、价值万钱的摩诃罗；“盘沟大王”·····	27
十五、精益求精的假古董；古物价格下跌·····	28
十六、“昔者累蒙天子知，昼日三接赐筐篚”·····	30

十七、“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侯掷缣帛”……………	31
十八、《萧闲堂记帖》历经风险；常卖担上的字画；画商请李和为赝品作伪证……………	32
十九、赵孟頫见钱眼开；吴镇画卖不掉，妻子讥其无能；倪雲林勉励青年王蒙：“他日千金积，陶朱术偶同”……………	32
二〇、王冕疏懒，但卖画不糊涂；倪雲林为买主所累，画多应酬……………	34
二一、明应王庙的画工实录……………	35
二二、刘健上书要裁减画史；宫廷画师成了锦衣卫；被明太祖杀头的画家；明末用字画充俸禄……………	37
二三、严嵩的钤山堂被抄出 3000 余件字画；“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徽商不识货，江南地主收藏精……………	38
二四、朱元璋劝盛叔彰：将来稳定了，买画的人将如流之趋下，千万别荒废画艺；坐堂卖画和画店……………	41
二五、市人挑米要换画，宋登春狼狈夜奔；为使席上有鱼菜，李东阳再提画笔；“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陈老莲拥妓而眠，戴文进无钱嫁女……………	42
二六、黄道士为买画差点送命；赵孟頫《亭林碑》成了糊墙纸；《西升经》失之交臂，董其昌抱憾终身……………	44
二七、项元汴所藏字画价格；宋高宗临本真草千字文价格看涨……………	45
二八、朱朗为文徵明代笔，文徵明愿作朱朗假画；苏州成了假画制作中心；假画大师张泰阶……………	46
二九、“供春壶”与宣德炉，明工艺品市场厚今薄古……………	48
三〇、如意馆和清宫廷画家收入；金昆画错《大阅图》被扣发工资；乾隆赐金为郎世宁安葬……………	50
三一、李公恂因买不起古画而吃不下饭；杨令贻用字画随葬……………	51

三二、大画家的三封信;施美人与杨驴子;任伯年差点儿挨打	53
三三、西方寺前的板桥笔榜引起扬州满城风雨;郑板桥“宰客”	55
三四、清初购买明人字画价格比较	57
三五、板桥一幅画值一亩良田;倪雲林山水估价 120 两;王维 名作被毕润飞用 1300 两买去	59
三六、张叔未卖画署款称“大人”要另外收钱;扬州八怪收入 甚丰;任预把钱塞在袜子里;查士标说:“画幅青山卖, 看来是孽钱”	60
三七、宁波的画工行会;画工收入;杨柳青、杨家埠、桃花坞	63
三八、广州十三行的画店;清代外销画	64
三九、琉璃厂;从扬州到上海,书画家投奔市场;扬州画派和 海上画派	67
四〇、大鉴赏家毕润飞也上当了;假任渭长遇真任渭长,任伯 年当场拜师;陈随贞花大价钱买下自己作的赝品;乾隆 令陈邦彦分辨出伪作,陈邦彦竟认不得自己的作品;黄 九烟真画无人识,就因市人只重名	70
四一、婢女换糖的小石鼠竟卖出五万两的高价;见缝插针的 牙人;进入当铺的古董	73
四二、中国工艺品的海外市场;专门输出欧美的佛山美陶;黄 思永尝试工艺实业;国际市场的销量;英法联军在圆明 园的“拍卖会”	77
四三、敦煌石窟的厄运;斯坦因与王道士狼狈为奸,盗卖敦煌 文物	79
四四、民国初年的大宗字画买卖;汪向叔赌场失意抛售字画, 徐世章黄雀在后;袁克文的收藏生涯	82

四五、徐悲鸿画“谭腿”挂图,获得第一笔卖画收入;蒋兆和画广告	84
四六、易君左的“换酒宣言”;南纸铺的名家笔榜;李叔同书例;齐白石润例渐入佳境;吴湖帆斤斤计较	85
四七、书画代理商;齐白石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	87
四八、黄宾虹办画展,傅雷为其卖画;汪亚尘的日本经纪人;因通货膨胀,齐白石“暂停收件”	90
四九、跨国书画诈骗案中的伪满洲国君臣丑态;民间书画市场行情;书画的流失	91
五〇、琉璃厂古董市场的衰微,上海文物走私;岳彬盗卖龙门石窟文物的合同	94
尾声:历史给艺术品投资者的启示	100
后记	104

卖画,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已习以为常。国门初开时,索斯比、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槌声常常使大洋此岸的中国人咋舌不已,几乎是天文数字的高价位使梵高这位神经质的荷兰画家成了创世纪的英雄,《向日葵》、《鸢尾花》、《加歇医生》像天方夜谭里的魔鬼,纷纷从锡封的瓶里钻出来,幻化为现实中的庞然大物,令金元帝国为之一振。当时,中国人只如同是在看风景,在隔岸观火。但这几年绘画市场有西风东渐之势,还没有等国人转过身去,书画拍卖已经在中國大陸被炒得火爆起来。北京、广州、上海、西安、南京……先后挂起了拍卖的幡幢,并与香港、台北相呼应,形成了中国画坛的新景观。

至此,人们大都相信卖画及绘画市场是对外开放的产物,是“舶来品”。

但是,这个结论无法为历史所接受。千百年来,无数的艺术家、商人及收藏家奔走经营其间,共同造就的中国传统艺术市场,如同一幅山水长卷,被束之高阁,积满灰尘。但那段活生生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艺术家的艰辛抗争,多少商人的奸诈经营、多少收藏家的苦苦追求。这用汗、用泪、用血写成的历史,几度辉煌,又几度沉寂,伴着日趋成熟的中国文明走过了十几个世纪。

一、敬君、毛延寿：中国艺术市场不幸的揭幕人

艺术从来就不是待字闺中的富家小姐，在商品货币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它同样无法避免金钱的诱惑和胁迫。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形成之前，字画就已在万般无奈中落在金钱的蛛网上，开始与之进行旷日持久的周旋。

齐国的敬君大概从来没有想到在 2000 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记起他。当年齐王兴之所至下令筑了高台，台上建起高大的楼阁。齐王觉得意犹未尽，就在国中张榜，谁能把台阁画好就给予重赏。这位叫敬君的画家常年饥寒交迫，一见齐王悬赏招贤，就毫不犹豫地去应征。当然不是为了出名，仅仅是为了讨那几个赏钱。敬君离家日久，常念家中娇妻，又一时无法脱身，就偷偷画妻子像，独自对其嘻笑，聊以释怀。不料被别人看到了，这人知敬君妻颇有姿色，就去讨好齐王，说敬君妻如何如何了不得，搅得齐王春心荡漾，恨不相识未嫁时。于是，齐王让人把敬君叫来，请他喝酒交朋友。这敬君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齐王乘着酒兴对他说：“全国名地都给我献了妃，但我都不满意。听说令嫔乃绝代佳人，不知愿献孤王否？朕可赐你百万钱，聊表心意，如何？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那也用不着回去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齐王这么威逼利诱，敬君到底是明白人，乖乖地献了妻子，拿了钱远走他乡。画家离了钱难以生活，离了妻子倒似乎无碍大局，当敬君携巨款逃离齐国的时候，中国艺术市场的序幕也徐徐拉开了。

画家要从帝王那里拿钱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虽说不是与虎谋皮，却也是如捋虎须，弄不好会有灭顶之灾。到了西汉元帝

时期，宫中嫔妃成群，皇上难得一一过目，就养了帮画家为她们画像，每天晚上元帝“按图索骥”。因此，画家在嫔妃面前都神气得很，宫人也知道一支画笔直可以决定一生的命运，就争相出钱，请画家把自己画成天仙，艳如西施。多的出十万，少的也出五万。只有王昭君不屑于此，可想而知她因此而没有被皇上宠幸过。当时汉朝正和北方匈奴又打又拉，元帝相信“和为贵”，打算把自己看不上的嫔妃送给匈奴单于，反正是挑剩下的，不心疼。王昭君正巧被选中了。未料给其送行时，元帝亲见昭君绝色，追悔莫及，气得咬牙切齿。心想，如此美人堪称后宫第一，竟一次没有见过，全是混蛋画家坏了朕的事。俟客人一走，元帝就追查此事，以毛延寿为首的一批画家被斩首示众，抄家时发现他们的家财都数以万计。真是一帮要钱不要命的！

艺术家要走进市场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在汉代，真正有身份的艺术家的都没有摆脱旧的框框，伸手要钱还很不好意思。倒是一些民间画家、雕塑家打着先锋旗，一路闯过去。汉代的石雕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一些雕刻品的不显著位置上刻下了当时雕工的工钱数目。山东嘉祥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在西阙铭文上记载道：“建和元年（147年）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孙宗作师（狮）子，直钱四万。”立于东汉年间的山东莒南孙氏石阙，阙身梯形，左侧有阴刻铭文：“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升父物故行□□礼□作石阙贾直万五千。”到过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人，也许多未留意正厅里那块庞大的画像石的侧边有一行阴文，也如实地记录了工价：“元和三年三月七日三十子侯世子豪行三年如礼治冢石室（价）万五千。”对于下层画工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质朴，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但对于士大夫艺术家来说，迈向艺术市场却实在是如临渊履薄，举步维艰。

二、六朝的洋画师；顾恺之为瓦棺寺作画捐资；右军父子游戏市场；萧子云停船卖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士大夫阶层的大画家、书法家将一条腿迈进艺术市场的范围，并抬起了另一条腿。

当时佛教盛行，建寺凿窟之风由北向南席卷中国。画佛画给一些民间画工创造了谋生的机会，有些寺窟的墙壁还请来外国画师来画。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汉代楼兰国都扞泥城米兰废址的圆形小砖塔内壁上，有一些带着浓厚的键陀罗风格的壁画。在画的边缘处，画家留下了三行佉卢字题辞：“蒂特(Tita)作画，值三千包马卡(Bhammakas)。”据学者考证，蒂特是印度化的希腊名字，由于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以致那些居住在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人也采用印度名字。从画风和表现的人物来看，画师受到罗马叙利亚派或埃及希腊的熏陶，可能在安提阿克或亚历山大里亚受过专门训练。这些远道而来的画师显然不是为了献身佛祖，而是为了画图取酬。

其实，当时在中国为人作画，收取酬金的也不仅仅是民间画工甚至洋画师，名重一时的大画家也有意无意地参与进来，从而带来艺术市场的新景观。大画家王濛，放诞不羁，字画双绝，却“常往驴肆家画辄车”，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精绢，我何不往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为人画画，就是为了换取酒肉，图一时之乐，善画成了他谋生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在当时，像王濛这样的画家靠字画发财的还未曾出现，所以当顾恺之说要给瓦棺寺捐资百万时，无人肯信。

兴宁年间,南京瓦棺寺竣工,众和尚商议把时彦贤达请来捐资。士大夫或多或少都捐了,但都没有过十万的,轮到顾恺之时,他一下就许愿出百万。一时闻者哗然,大家都知道顾恺之平素家贫,未有余资,何来百万可捐,莫非哗众取宠。和尚也不信,请他兑现。顾恺之也不多说,只让准备一面白墙。于是他关门谢客,一个多月后,画好一幅维摩诘像,只剩下眼珠未点。顾恺之这才对寺里的和尚说,明天开门接待观众,我当众点睛,只是第一天每人施十万,第二天施五万,第三天随意。和尚将信将疑,次日大开寺门。不料众人素慕恺之画名,听说他要当众为维摩诘像点睛,都拥进瓦棺寺,不一会儿,寺僧就取得百万钱。

这种情况一出现就得到公众的接受和支持,也许是因为它和佛教功德有关吧。一千三百多年后,当欧洲大陆出现同类现象时,却招致公众非议。1800年,法国画家大卫(J.L. David)在罗浮宫以特别的方式举办私人画展,并出售门票。那幅画从1800年一直展出到1804年,他也因此挣了多达6.5万法郎的收入。由于有私人经济收益的画展不符合法国的风俗习惯,大卫后来特地写了一本册子,来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

书法市场也同步跨入新纪元。书法市场的产生很可能是由书籍市场演变而成的。在雕板印刷技术未发明之前,中国的文化载体主要有赖于笔墨书写,当购书者将注意力从文字的内容转向文字的形式时,书籍市场也就转变为书法市场,这是不难理解的。北魏延昌初年,著作佐郎王遵业在市上买书时,无意发现崔潜为其兄崔浑作的谏文手笔草本,此谏距当时已近200年,遂购得而宝藏之。

王遵业购书得佳作纯属偶然,王羲之则是有意在为书法市场扫平道路。王羲之十分爱鹅,闻山阴有一道士养了一群鹅,羲之看了以后,心中甚悦并有意出钱买下。道士不愿收钱,只是说,如果先生愿为手书《道德经》一册,愿以鹅群悉数相赠。羲之

欣然写毕，笼鹅而归。以字换鹅毕竟离艺术市场还有一步之遥，接下来，王羲之就把他的字直接送上了市场。有一次，王羲之在戢山见一老姥在卖六角竹扇。王羲之随手取了几把并各写了五个字，老姥甚为不悦，王羲之笑道：“您只要说是王羲之手书，每扇可卖百钱。”果然如其所言，老姥的竹扇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老姥又来请王羲之写，王羲之笑着拒绝了。也许王羲之仅仅是随意玩玩，不愿真的在书法市场上湿了鞋。王献之任率同于乃父，有次因兵寇充斥，被堵于路途，在扬州的市上乞食，有位叫沈光姜的老妇惠以一餐。王献之一时无以为答，遂在匙面上作一夜字，让老妇去卖。仅过数日，就卖得千金。

如果说王献之一字千金颇具传奇色彩，那么萧子云停船卖字就堪为佳话了。南朝梁时书法家萧子云善草隶书，为时人所称赞，以致声名远播，连朝鲜人都心仪已久。当时萧子云被任命为东阳太守，刚要去赴任。这时朝鲜国有使者专程来南京请子云写字，适逢子云启船将行，遂一路再拜。萧子云不知何故，使人问之，说：“侍中先生书法名闻遐迩，今特来求其真迹。”萧子云甚感其诚，遂为停船三日，书写30余张纸，“获金货数百万”。

名书法家的佳作在市场上有如此高价，一些名利之徒见利忘义，作伪售卖也就不足为奇了。南齐著名书家王僧虔在其《论书》一书中就曾指出，康昕、南州石道人等专门模仿王羲之书法售卖，牟取高利。事实上，当时王羲之等书法大家被人冒名作伪者已相当多，以至于梁武帝要请陶弘景挖空心思对其收藏进行反复辩证，结果，陶弘景仍指出内府所藏的王右军书法中有十数种非羲之真迹。

三、萧翼智赚《兰亭》；唐代的“搜访书画使”

贞观年间，唐太宗于政务之暇十分喜爱赏玩书法，尤其偏爱王羲之的字。但王书精品《兰亭序》他却一直未观其真容，这成了唐太宗的一块心病，于是他派人四处寻访其下落。后来得知在智永的弟子辨才和尚处收藏，便专程将其请来，极优待之，但老和尚却避口不谈《兰亭》，问之则称自智永师圆寂后未再见过，唐太宗只好将其放回越中。后一再追究，得知《兰亭》仍在辨才处，便再次将和尚召来，劝其献出，老和尚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唐太宗还是无奈地把他给放了。

辨才走后，太宗更肯定《兰亭》必为其所藏，苦于无计可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于是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前往智取。太宗乃召见萧翼，并派他专程前往越中，问他要什么条件，萧翼说其他一概不要，只要带上几件王羲之的字即可，获得太宗同意。

辞别太宗，萧翼脱下朝服，换上便衣，搭商船一路南下，到了越中。黄昏时分，萧翼又扮成寒士的模样找到辨才所在的寺院，寻机和辨才搭上话。也合该有事，辨才与萧翼交谈不久便相见恨晚，并留其夜宿。如此数日，两人已无话不谈，萧翼伺机谈及字画，并出示所带王羲之真迹。辨才仔细鉴赏，说，倒确是王羲之真迹，但不是最好的。萧翼故意拿话激他，辨才终于从屋梁上槛内取出《兰亭序》给萧翼看。萧翼惊叹不已。辨才借萧翼所带的王羲之帖留寺赏玩，并将其与《兰亭序》一道放在案头，每日临学数遍。萧翼每日进出辨才僧舍，寺中人都知其为辨才挚友，也不多问。一日辨才外出，萧翼又来，称有物件遗忘在辨才屋内，让小和尚为其开门。进屋后，萧翼迅速将书案上的《兰亭序》和

从御府所借王羲之真迹一同取出，直奔永安驿站，表明身份后见到当地都督，乃派人将辨才招来，辨才一见大惊，原来萧生竟是御史。萧翼乃具告其详情，并称《兰亭序》已经取到，特向大师告辞。可怜年逾八旬的老和尚一时受不了如此打击，竟当场昏倒在地。萧翼遂火速回京，向太宗奏报，并献上《兰亭序》。

太宗一见到梦寐以求的《兰亭序》，龙颜大悦，当即论功行赏。房玄龄知人善任，举荐有功，赏锦锻千匹。萧翼办事得力，升任员外郎，加五品衔，并御赐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及珠宝若干，又赐其良马宅庄等等。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太宗未加责罚，反而赐缎三千匹，谷三千石，由越州支給。辨才未敢据为己有，用来造了一座宝塔。他本人则因惊吓刺激，一病不起，一年后便撒手归西。

萧翼智赚《兰亭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朝廷对书画的搜求。这种风气在整个唐代一直很盛。玄宗开元年间曾专设集贤院，负责书画征集与摹制事宜。该院先由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大学士张说主事。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去世后，改由中书令萧嵩为大学士，搜访二王法书。此外，开元十年十二月，曾专门委任太子中允张排出任“搜访书画使”，天宝年间，又委任徐浩为“采访图画使”。这些书画搜访大臣有不少是精通书画鉴定的专家。

皇家搜访书画经常用赐官加爵的办法，但更多的是悬以赏格，重金购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有不少商人也纷纷做起搜购字画的生意，靠进献获赏牟取高利。比较著名的有辽东人王昌、括州人叶丰、长安人田颖、洛阳人杜福、刘翌，河内人齐光等。天宝年间，采访图画使徐浩在长安遇书画商胡穆聿，发现他在鉴定、搜访上人才难得，便向玄宗推荐，被封为直集贤令，专门从事书画搜求工作。此人在肃宗至德年间因报告并征得一些古代书画，特别是得到王方庆家的珍藏后，更被提升为金吾长史，

改名为胡祥。真可谓是名利双收。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内府书画大半散失。肃宗即位后继续任命徐浩为搜访书画使，重新收集到二王法书 200 余卷。其后，又任命御史集贤直学士史惟则奉使访求书画，到处高悬赏额。不久，史惟则在赵城发现了安禄山从内府中劫夺去的扇书《告誓》等四卷、二王真迹四卷，持归阙下，肃宗赐绢百匹，并予提升。由于赏赐优厚，加上朝廷急于扩大皇室收藏，致使当时民间收买伪迹而讨宫廷赏者比比皆是，内府收藏的质量明显下降。

四、李约竭尽家财买得一字；李公拍案而起：“再穷也不能卖字画！”

唐代长安风俗侈靡，市民在丰衣足食之际纵情享受人生。自贞元年间，城中先流行宴游，其后又时兴收藏古玩字画，再后又有赌博、算命、时装先后成为市民们热衷的话题。

名臣李汧雅好文玩，一生颇积蓄。其子李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居轩屏几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坐间悉雅士，清谈终日，弹琴煮茗，心略不及尘事也。”这种生活方式上承魏晋士族遗风，下启两宋文人耽玩金石书画之先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文人生活模式。如此生活志趣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已颇为流行，不少人为购得渴望已久的古玩或法书名画费尽心机，甚至倾家荡产。

梁武帝曾造一寺，令萧子云在壁上作飞白大字“萧”，到唐代，“萧”字还很好地保存着。李约为此字心仪已久，最终乃竭尽

家财，到江南将此壁买下，用船运回。到家后，李约专门让人建一小亭，存放这块“萧”字，并名之“萧斋”。

后梁驸马都尉赵岳也是一个很爱好书画的大玩家。凡听说谁有好东西，就千方百计，不惜重金将其买下，因此名声很大，许多人为了找个好买主、卖个好价钱，千里迢迢地将字画送上门来求售，久而久之竟成为当地一景。赵岳毕竟也是一个权大势重的人物，许多想攀龙附凤、寻找终南捷径的人都竭力巴结他，其中有不少就投其所好，想方设法搞来名人字画送上门，赵岳当然是乐此不疲地照单收下。这样，通过各种途径，赵岳所收藏的字画达五千余卷。整个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不少贵族地主文玩收藏家，隋有杨素，唐有萧瑀、王方庆、张易之、薛稷、徐峤、钟绍京、窦瓘、李道、席巽、张嘉贞祖孙、张怀瓘兄弟、窦蒙兄弟、李勉父子、韩愈、李德裕；五代有赵岳、刘彦齐等。这些文玩收藏家中有不少是父子、祖孙、兄弟等，说明当时贵族地主的文玩收藏已有一定的家庭传承性，而其余未能传承者往往人去楼空，古玩书画被后人售卖瓜分而流失。

赵璘《因话录》中曾记过这么一件故事：某位李公有老友之子来投奔，一副落拓不堪的样子。闲谈之中，李公就问他旧时家里的别墅、家童何在，名家字画又如何保存。只见来人窘困不安，吞吞吐吐，最后才说都被卖掉了。李公一听勃然而起，恨铁不成钢，大骂来人是不肖子孙，“你没有功名，也未出来做事，家里穷把产业卖了倒也罢了，怎么可以连字画古董也一起贱卖呢？”说罢连连摇头，怅恨久矣。

五、风雅之物落风尘，妓女卖画打官司；虞监问褚遂良： “智永一字值五万，你的字值这个价吗？”

万年县令郑赞有一次审了一件盗窃案。公堂之上，郑赞令小偷将所盗之物呈上来，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几幅古画。从画的装裱题款上看，此画还颇有来历。曾有人为谋一肥缺，花了七万将此画买下，送给当权的李太尉。后来，不知何故，画落到一娼妓之手。妓女不识货，不久就以很低的价格将此转手卖给别人。后又听人指点，知道价格卖低了，于是妓女又找买画人交谈，交涉不成，诉诸公堂，要求补偿其差价。

这幅古画真是不幸，本是风雅之物，却屡被倒卖，并作为贿赂之赃物，还历经娼妓、窃贼之手，哀莫大焉！但从妓女为卖画而打官司一事本身来看，唐代书画价格已开始精确计量。

唐代书画价格在一些行家那里，已颇有定评。他们在评价不同书画家的艺术档次时，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对他们的作品价格也作了具体估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论名价品第”曰：

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货，要藏篋笥，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间谙悉者。

张怀瓘又作《书估》，对名家书法作了估价：

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钟（繇）、张（芝）为中估，羲、献为下估。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或时不尚书，薰莸同器，假如委诸衢路，犹可字价千金。

当时人们可能已习惯于用价格来衡量艺术价值。褚遂良有一次和虞监闲聊，问道：“你觉得褚某的字与智永大师比怎么样？”虞监说：“我听说智永大师一个字，值钱五万，你的字能卖出这个价吗？”虞监婉转地回答了褚遂良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名家书画价格水平之高。

尚书钟绍京喜好收藏古字画，遇到中意的，往往不惜花费重金购下，曾花数百万贯钱去买王羲之的楷书还未能成交，只买得他的五页行书。

上面的例子，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唐代书画价格的确定主要是依据书画家的名头，大书画家的作品价格往往奇贵，但很显然，最终成交价格如何，并不完全依名头而定。

六、围城时，字画“贱如土芥”；书画家各有讲究，画价水涨船高

武德四年（621年），唐兵围洛阳城。城中粮食匮乏日久，用绢一匹只能买三升小米，十匹布换一升盐。相反，一些服饰、字画、珍玩都“贱如土芥”。

由于生活资料匮乏，人们的第一需要是温饱，已无暇顾及绘画之类的艺术享受，绘画市场无人问津，持有者又急于抛售，于